

口述

清明·念亲恩

编者按 清明又至，一信一物，皆可寄情。

时间无声流逝，有些人走了，却从未真正离开。他们的音容笑貌，深深刻在记忆里，稍一触碰，便翻涌成思念。我们怀念操劳一生的父母，怀念给了我们爱与温暖的亲人。他们把最深的爱，藏在日常的细节中，藏在无声的牵挂里。他们或许不善言辞，却用行动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责任；他们把重担扛在自己肩上，只为照亮孩子前行的路。清明，是思念的节日，更是接续的起点。追思在心，更要付诸行动。不妨把父母亲人留给我们的善良、坚韧、担当，融进每一天的生活里。只因最深的缅怀是铭记，最好的纪念是传承。

## 爱操心的娘

□ 李丽

娘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。她走的时候才75岁。父亲常说：“恁娘就是累死的。”现在想想，这话一点儿不假。她这辈子，真是为大大小小的事儿操碎了心。

我们家是个复杂的大家庭。我亲姥爷弟兄四个，他排行老大，我们称之为大姥爷。大姥爷有五个孩子，四女一男，娘是他的二女儿。二姥爷和三姥爷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，大姥爷就把娘过继给了二姥爷，把我舅过继给了三姥爷。后来三个姨先后去了黑龙江工作落户，三姥爷去世后，大姥爷和三姥爷两家索性合成了一家。娘作为二姥爷的独女，成年后招了父亲上门——父亲是孤儿，又在外地工作，娘便把全部心思扑在了娘家这一大家子人身上。

我至今记得，小时候最怕半夜二姥爷来敲门。二姥爷当过大队干部，做事认真，半辈子为公家事费心劳神，落下一身病。二姥爷一敲门，准是二姥爷又心慌了，娘得赶紧去喊赤脚医生。我缩在被窝里，大气不敢出，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乖乖等娘回来。等得久了，就壮着胆子喊几声“娘”，希望得到回应。再大一点儿，就跟着娘一块儿去喊医生。当时我们家住村西头，医生家在村东头，街上没有灯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娘后头，偶尔几声狗叫，吓得我直往娘

身后躲。不管刮风下雨，只要二姥爷夜里犯病，娘从没犹豫过。如今想起这些，我还是会掉眼泪——为娘的胆量，也为娘的担当。娘曾经说过，她八九岁时，就骑自行车驮着二姥爷到外地看病，三十多公里的农村土路，一个月得跑四趟，连续跑了半年多。

我们家人多地多，二姥爷有病不能干重活，父亲不在家，家里地里的活全落在娘一个人身上。驶牛驾车、耕犁种，没有娘不会的。最难忘的是我读高中那年，娘从拉棉花柴的拖拉机上栽下来，摔断了胳膊。那天娘请姨父帮忙，把地里拢起来的棉花柴拉回家当柴烧。姨父在下面用杈装车，娘站在车上接，一层层往上摞。棉花柴越摞越高，也许是有风，也许是装偏了，快装完时，娘随着倾斜的柴垛一下子从车顶上摔了下来。周末回家，我看见娘用纱布吊着胳膊，心疼地问“这是怎么回事”，不由上前抱住娘哭了，娘却安慰我说“养几天就好了”。

按老传统，娘算是出继的闺女，只管为二姥爷二姥爷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就成。可她心里始终放不下大姥爷、大娘娘、三姥爷和四姥爷。大娘娘病重那阵子，娘天天守在床前。为了给大娘娘看病，娘带着她去过济南，上过天津，到处求医问药。最后医生说没法手术了，只能回家养着。为了减轻大娘娘的病痛，娘就四处打听偏方、抓

中药，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。大娘娘走前那段时间，大便解不下来，加倍用药也不管用，娘就戴上医用手套，用手一点一点地抠……这些事，本是其他子女该做的，可娘总说：“都是一家人，别计较那么多。”

那时候我们家父亲挣工资，日子比一般人家宽裕些。但凡做了好吃的——肉包子、饺子、炸丸子、炸油条，娘总要打发我或弟弟去喊大姥爷和三姥爷过来吃。赶上有好菜，还要单炒一盘让两位老人喝点小酒。赶上舅家没人做饭，两位老人也习惯到我们家里来，娘总是想方设法给他们弄点好吃的。为这事儿，二娘娘心疼闺女，没少说娘“胳膊肘往外拐”，娘总是说：“添两双筷子的事，老人能吃几年？”

我们家几位老娘走得早，三位姥爷均活到八九十岁。如今只剩下年近九旬的四姥爷了。

四姥爷比我娘大八岁，他父母走得早，是我二娘娘拉扯大的。四姥爷年轻时经常帮我干农活，娘也记着这份情，能帮的都帮。和四姥爷家一块浇地买柴油，都是娘掏钱。后来，娘把家里闲置的房子，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了四姥爷的儿子龙舅。四娘娘走后，龙舅五十出头也病逝了。娘更惦记四姥爷了，隔三岔五给他零花钱。娘说，四姥爷喜欢玩牌，手里有点钱，可以跟村里的老人们一块儿消遣一下。

娘走三年多了，可给四姥爷零花钱的习惯，我们姐弟四个一直保留着。每次回老家，不是我给就是弟弟给。四姥爷总是推却，我们硬塞到他兜里时，他常常眼圈发红或偷偷转过身抹眼泪，我知道他又想我娘了。

记得娘在聊城住院时，老家的妯子、姨们不时打电话询问。娘出院回家那天，八十多岁的四姥爷非让孙子开车送他到高唐县城，说要亲眼看看我娘才放心。

娘走的前一天下午还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感冒好些了吗，嘱咐我多喝水……没想到第二天凌晨，她就走了。除了住院那段时间，娘这辈子从没躺下让子女伺候过一天。这很符合她的性格——一辈子帮别人，却从不愿麻烦别人，哪怕是自己的孩子。

邻家妯子哭着说，往后有作难的事，连个商量的人都没了；姑家的姐姐说，她那点踩缝纫机的手艺，还是娘教的；邻家的舅说，再也吃不上娘年年种的又甜又面的南瓜了……

娘这辈子，自己没读过多少书，却想方设法把我们姐弟四个供成了大学生，我深知，没有娘的鼓励和支持，绝不会有我们的今天。如今，娘已安息在她深耕了一辈子的黄土里，可我知道，她的精神还在——在我们递给四姥爷的那份心意里，在街坊邻居的念叨里，在我们姐弟四个为人处世的点滴里。

## 清明时节忆父亲

□ 胡芝芹

春风越来越暖，田野越来越绿时，父亲的土坟上也长出一株株嫩草。又是一年清明至，难抑心中悲感时。这一天，无论天气如何，我都要去给父亲扫墓。自父亲离世后，我才真正读懂了唐朝诗人杜牧那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意境。走在祭奠亲人的路上，心头一直飘着细雨。

父亲已离世十余年，每次给父亲上坟，我都习惯于坐在他的坟前，向他絮叨工作中的烦恼、生活里的纠结，犹如他在世时一般。

泪眼婆娑中，仿佛又看到父亲提着亲手种的豆麦和蔬菜，披着满身的阳光，向我

走来。

父亲个头很高，脊背挺得很直，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。他面容温和，微凸的眉峰透着坚定。我在年幼时，就感觉到自己的父亲和小伙伴的父亲不一样。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无论刮风下雨，还是深更半夜，他总是随叫随到，尽全力减轻乡亲患病的痛苦。他每天除了给村民诊病，就是看书学习。父亲看书时，手里总是握着一支铅笔，遇到重要的字句就标注下来。记得那日，我下午放学回到家时，父亲正在院子里看书，他坐个小凳子，书放在面前的椅子上。他看得很专注，榆叶掉在身上都毫无察觉。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，像是罩了一圈金色的光晕。父亲认真学习的样子，深深地刻进我的脑子

里，也让我从此懂得了读书要用心。

父亲还非常注重个人仪表。他经常自己洗衣服，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尤其是夏天，他的白衬衫总有一丝淡淡的皂香味。这份整洁与讲究，村里人都看在眼里。谁家娶媳妇、嫁闺女，都乐意请他当接亲送亲的人，父亲从不推辞，且每次都要备上一份贺礼。

在我们村，多数人家的女孩子和自己的父亲都比较疏远，除了必要的话，再没多余的。而我和父亲却不一样，我俩能像朋友似的聊天。我有什么困惑，或是对什么事有看法，都一股脑儿地说给他听。他也不嫌烦，一边帮我分析，一边开导我，教我待人接物的道理。有时他也跟我念叨他的童年，讲他工

作上的事。我们常常一聊就忘了时间，连空气里都飘着轻松的暖意。和父亲在田里干活时，汗水明明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我却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那些枯燥沉重的农活似乎都变得轻快了。父亲教我的那些道理——做人要诚信善良，做事要有始有终、认准了目标就别撒手等，像一股清泉，渗进我的心田，悄悄滋养着我的生命。

如今，父亲已离我而去，我真真切切尝到了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痛苦。父亲看我眼神里的温柔，嘴角漾起的笑意，那份慈爱与包容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我唯有多拔一些能入药的蒲公英花，放在父亲的墓前，并一次次擦拭墓碑，以此表达对执医数载又爱干净的父亲深深怀念。